

我的邻居玛达姆黄大娘

□连杰

今年适逢中俄建交75周年，引起我好多联想，联想到早已故去的母亲，联想到我的出生成长地道里通江街，联想到在老街上生活时，我的邻居玛达姆黄大娘，还有和我一同玩大的黄大娘的女儿娜达莎。

20世纪50年代中期，老街上居住着好多苏联侨民，街路上随处可见金发碧眼的苏联人，就连街路两旁的民宅建筑，都多数是俄式风格的，马路上铺就的石块和中央大街的面包石差不多，只不过石块的体积稍大些。夏日的夜晚，载着苏联人的马车，在这条路上行驶时，马蹄敲打着路面，有节奏的哒哒声是那样的清脆悦耳，现在回想起来，仿佛还回响在耳畔。

我的家就在这条街上，所居住的大院中的幢幢平房，全是当时被称作苏联房的俄式住宅。这种住宅坡式房顶，室内架梁很高，木门厚重，地板都是原色纯木，又宽又长。几乎家家门前都有一座与室内紧邻的、木板加格子玻璃窗构建的凉亭，用母亲的话说，这些住宅都是苏联老大哥指导建造，多数也是他们搬走后留下来的，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几件考究的俄式家具。

大院里也夹杂居住着几户苏联侨民，那时我还小，能够记清的

就是被我母亲称作玛达姆、被我们称为黄大娘的一家人。黄大娘比我母亲的年龄要大一些，满头卷曲的黄发上，常常包着一条又大又厚重的头巾。她一年四季都喜欢穿着一条长到脚踝的长裙子，裙外扎着一条和长裙形成鲜明对比的、又小又薄、带着花边的小围裙。长长的睫毛和大大的眼睛都是黄白色的，一说话脸上就满是笑容。

可能是我和黄大娘女儿娜达莎是玩伴的缘故，也可能是她和我母亲年龄相仿、易于沟通的缘故，总之，我们两家比和其他邻居走动得要近些。黄大娘常常把家里烤好的列巴（俄语：面包）送给我家品尝，我母亲也常常把外婆从乡下带来的玉米、豆角煮熟给他们送过去一些。黄大娘常常用一些半生不熟的汉语和我们交流，我们也凭感觉不经意中和她学会了一些常用物品的俄语单词，如：把水桶叫“维大罗”，把连衣裙叫“布拉吉”。

20世纪60年代后，街路上的苏联人逐渐变少，苏联邻居也一户户悄悄地搬离了大院回国了，最后只剩下黄大娘一家人。也不知他们为什么没走，只是一家人总是关紧门窗，很少出门，除我母亲外，不与其他邻居来往。唯一不变的是，娜达莎每天依旧到我家，与我结伴上学，放学后同我一起写作业。

“文革”开始后的一天，虽与我母亲交好，却从不进我家门的黄大娘悄悄地来到我家，用两个“维大罗”装满了炊具及一些日常用品送给母亲，并带着满脸不舍的神态告诉母亲，他们一家要回国了，这些带不走的的东西留给我家作为纪念，还特别将娜达莎的一件“布拉吉”送给了我。没有更多的语言，也不知该说些什么。此时，母亲和黄大娘都是满脸的泪水，她们紧

紧相拥……

自那以后，我们再无法联系，失去了彼此消息。

岁月在不经意中悄悄地推移、变化，我们不知黄大娘一家现在何处，我们原来居住的大院也早已被高楼大厦取代。昔日的苏联房、庭院早已没了痕迹，但我还是常常想起黄大娘一家，想起我们两家共同相处的美好时光。家人几次借去俄罗斯旅游的机会，想获取他们的消息，可我们有关他们的信息太少了。在那个拍张照片都很奢侈的年代，令我们连个影像都没留下，所以想找到他们，有如大海捞针，但我相信玛达姆黄大娘一家一定会同样思念着我们。

在省政府后院老五栋的日子

□佟汉卿



那时家家都养鸡，主要是为了解决孩子吃鸡蛋问题，当然了，到了过年也有鸡肉吃。我家也在院中围了一个小院，用来养鸡、放杂物。小院是用加工轴承后带眼的铁皮搭起来的，还是我和同事用手推车从轴承厂拉回来的。我还在小院里搭了一个木板棚，板皮是从正阳河木材厂买的残次品，借用省政府大食堂的手推车推回来的。我还挖了菜窖，用来贮存过冬菜，那可真是天然的冰箱。那些年，每到周日休息，我都会整理这个小院，修鸡舍、垒菜窖。爱人就洗一周存下来的全家换洗的衣服，还得想法给孩子们调养做点好吃的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，很难安排一个星期天陪孩子逛公园。

我家最多一年养了11只鸡，长大后每只都有十多斤，走起路来像英国绅士，上楼一步一个台阶。那时每家都在院中围一个小院用来养鸡，到了下午，一打开鸡笼满院子都是鸡，说来也奇怪，天快黑时小鸡都各回各家，而且还都认得自家的楼门和楼层，不会走错，但偶尔也有例外。有一天，我家的鸡少了一只，满院子找都没有找到。后来我上楼时听见三楼有咯咯声，一看，正是我家走失的那只鸡，在我家楼上的那户人家门口蹲着。估计当时它找对了门，但把楼层记错了，现在想想都还挺有意思的。

那时工资低，收入少，17年都没有涨过工资，我们一家四口生活比较拮据，但那时每家的情况都差不多，都挺困难的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时的日子真的很辛苦，但也挺有滋有味、挺有盼头的。

大食堂，一楼是餐厅，方便职工用餐；二楼是电影院，每周末都放电影。后面还有一个冰棍厂，附近卖冰棍的人都在那里上货。大食堂应该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了，有吃的、有玩的。我女儿常说，小时候放寒、暑假时，最愿意坐在冰棍厂外的铁栅栏上，看进进出出上冰棍的人，幻想有一天也去卖冰棍儿，能有好多的冰棍吃。

我家住在二楼，对门邻居是省统计局的一位领导，他的母亲当时也就六十多岁。老人家为人热情厚道、热心肠，每到下班时间她都特别忙，帮忙照看各家从幼儿园接回来的孩子。老太太是全院最受尊敬的老人，孩子们都叫她安奶奶，谁家有事小情都愿意找她说。

中门二楼住着一位老红军，人很随和。他原来的住房是四屋一厨，后来让出两个屋给别人住。

1971年10月，我们夫妻俩从清河“五七”干校调回来，住在任家桥省政府家属楼，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的17平方米的房子，我们住一楼。那时原单位省计委还没恢复，我被分配到省机械工业局计划处。

1973年春节前三天，原省计委工业处的一位老同志找我换房子，就这样我搬到了省政府后院老五栋的11栋3门2楼，面积也是17平方米。

11栋对面有个小二楼，省政府家属区的锅炉房、洗澡堂、幼儿园、理发店都在那儿。理发师是夫妻俩，为人都非常热情，工作认真、态度好。小二楼旁边是省政府

新晚报

08

2024年
3月15日

星期五

人
生
记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
责任编辑 程世欣
版式设计 程世欣

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